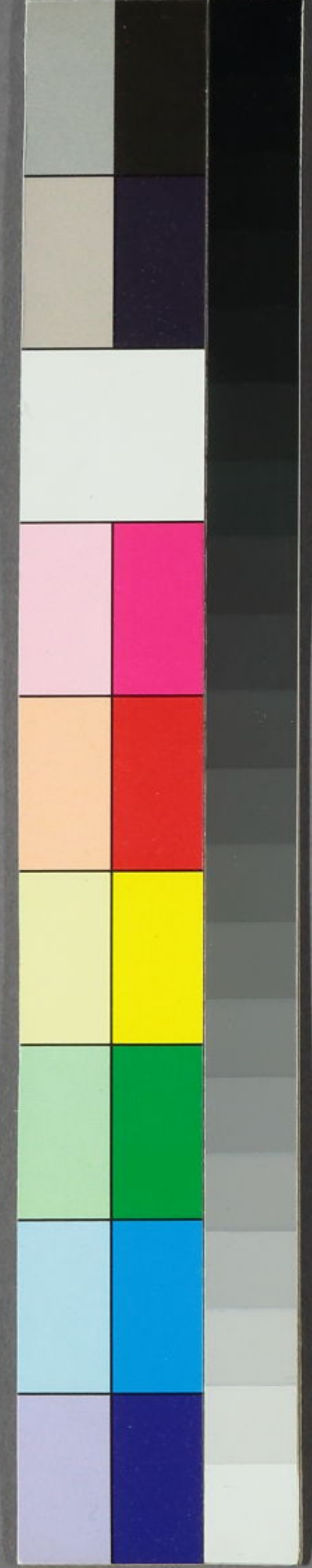


文錄  
序記說  
雜著

王陽明集四

廿二十

特別  
013  
3196  
5



3196  
5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序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  
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  
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  
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  
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  
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  
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四月十七日  
四月二十日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嘗是之時

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

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  
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  
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  
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  
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  
雖不吾適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  
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

色  
之  
於

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喪而喪焉志巫醫而巫醫  
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喪巫醫遍天下  
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其事之難  
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  
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  
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  
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  
是求而予言予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  
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  
敢當已而奮習率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

陽明先生全集卷五  
三  
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古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

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

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其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龐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矣。已吾惡夫言之多也。

堯卿  
之  
死

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

仁者送人  
言動是  
此

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

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人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

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迺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



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氏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弊然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氷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

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撒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今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鯁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

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丐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丐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

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

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紈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疫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

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爲蕩  
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  
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  
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  
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  
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  
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  
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

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  
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  
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母乃以瑩爲戲。  
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  
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  
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  
資糧。從童僕。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賃而行。曰：茲益難  
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  
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  
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

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  
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  
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  
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  
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  
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  
子未覩乎執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  
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澹石之水  
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  
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  
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  
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  
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  
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  
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  
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  
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  
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

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鄉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陸清伯澄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旣而旬一至。又旣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旣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庖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適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

考塔子  
考塔子

哉澄則以為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  
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闖然  
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  
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俵俵然頽頽然昏  
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眾妄攻而愈固如上灘  
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  
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借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  
然乎其然乎謂已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  
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  
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  
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  
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  
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  
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  
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  
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  
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  
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螫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



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如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

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  
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  
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  
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  
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  
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  
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  
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旣而告  
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旣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  
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  
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  
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  
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  
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  
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  
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  
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之心之  
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

一陽明之學卷四  
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  
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  
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  
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  
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  
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  
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  
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  
以王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  
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  
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  
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  
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  
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  
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  
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决裂旋復  
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太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  
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繭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  
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  
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  
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  
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  
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  
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  
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  
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  
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班瑕而愈

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  
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  
固已太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為自誑誑人之  
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  
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  
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  
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  
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

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  
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  
未定之說而不復求知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  
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  
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  
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  
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  
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  
則從而求之艱深以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  
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  
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  
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  
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  
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  
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  
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

端日乎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  
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  
管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  
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乎笑曰吾今則  
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  
喪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  
自信以爲是也此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  
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  
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  
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言之以  
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  
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乎者且兩月謂日乎既  
去矣及旋而日乎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  
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曰  
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  
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乎出於流俗始孟  
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於三月其母使人來謂  
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乎者亦交  
以是勸日乎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  
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

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為懼曰乎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

物誠意者謂之妄。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意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

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湊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



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  
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  
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  
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  
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為之說曰禮之  
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  
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  
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  
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

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  
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  
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  
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  
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  
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  
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  
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  
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

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

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入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

心即物理  
心口清切

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  
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  
無極而大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  
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  
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  
簡易直截直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  
者乃其氣味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  
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  
者以其當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  
說棄人倫運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

荷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  
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  
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  
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  
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  
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  
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  
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  
而知之矣。

勝心便

習原是

身者痛痛

入口才

知

射者  
無  
此  
細  
入  
實  
心  
又  
比  
現  
深  
一  
層  
古  
未  
發

特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慄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

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

復生有  
餘也

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  
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  
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  
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  
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  
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  
土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  
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  
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  
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

之鼓  
閑曲  
其誠

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  
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  
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嫉褊  
鰲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  
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  
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欲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  
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  
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  
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

石前 三

卷上 三人 尤

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為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  
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  
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  
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  
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  
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  
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  
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  
身焉。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  
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  
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  
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  
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  
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  
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  
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詎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  
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閔然共非笑。

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  
蓋居然先輩矣一日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  
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  
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  
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  
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  
於克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  
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  
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  
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

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甚哉夫子之  
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  
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  
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  
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  
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或為詩  
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  
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  
邪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  
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



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持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手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知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母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

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  
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  
命之性靈昭不寐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  
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  
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  
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  
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  
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  
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  
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  
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  
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  
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  
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已之稱也  
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  
父而天下之父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  
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  
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  
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騖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

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

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

命來巡憲度不蕭文

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箎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白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

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旣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為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不雜於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

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為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

○○○

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

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

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

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置豎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



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  
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  
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  
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  
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  
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  
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戎

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  
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審都因京  
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 朝廷之  
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  
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  
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  
為師為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  
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  
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  
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

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

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事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

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

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日責其志曰於乎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語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

然亦不  
不  
不

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詡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

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

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漫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聽也。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

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

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

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旣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



樂學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  
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  
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  
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  
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  
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  
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

曰弟子之感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  
子曰道不可言也雖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  
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  
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  
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  
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  
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  
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  
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  
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

見知

不以笑下  
子交

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

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

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來至而名先  
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  
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乙亥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  
理故無俟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  
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  
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  
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  
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

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  
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  
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  
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  
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  
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  
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  
鴆毒之投於羨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  
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  
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

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决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日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氣夜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及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

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賸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

成

如

良知而不敢湏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陽明山人王某書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旣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旣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

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

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

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解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

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



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甫人之  
言曰應周則誠吾甫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謹言而天  
下想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  
栖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栖鳴也於是號  
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  
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  
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  
岡也吾方媿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  
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為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  
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

嗚於予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  
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答應  
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  
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  
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  
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  
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  
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  
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  
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

是道

飾以偽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攸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焉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掩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如應周豈非思誠之君子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已知之真而得之純矣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爲我一言其詳乎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子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

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湏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

其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

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  
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  
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  
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  
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  
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  
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  
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

訓詁學文辭糞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  
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  
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  
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  
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  
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  
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  
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  
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  
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生母絕

爾身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  
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  
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  
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  
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  
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  
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  
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

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  
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  
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  
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  
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  
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  
是其爲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  
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  
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  
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已  
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測然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亦  
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  
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  
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  
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  
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  
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

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  
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已之學  
也爲已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已無已者無我也世之  
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已滯焉入  
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  
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  
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其怨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怨之一言最學  
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  
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傷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旣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旣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



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又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偁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旣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

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睹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通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睹則吾為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耻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

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約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載地聖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囁囁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已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為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

白首  
醒  
楚

不厭則於道也其度矣乎

論秦和楊茂

其人不能言不能聽自候門求見

庚辰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

非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

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

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

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

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

禽獸茂時非曾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

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

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

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

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

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

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

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

自在茂時扣骨許多茂時扣骨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

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首肯拜

而去

易明

九

書樂惠卷

庚辰

察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  
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  
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  
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許將與  
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  
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時有如忌鄉然約者故言之  
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然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而  
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

本原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  
之贈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  
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  
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  
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  
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  
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  
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

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

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切訾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亦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纒為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為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

知以爲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  
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  
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  
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  
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  
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子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  
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  
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叅謁默然  
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  
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  
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  
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  
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  
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  
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徐汝佩卷

陽明文集卷五

七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  
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  
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  
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  
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斯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  
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十里以赴三日之試  
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  
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用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  
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  
命之勇其孰能聲音大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  
躍然而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  
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  
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日暮所不給無  
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  
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  
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  
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  
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  
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

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會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且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默然而不樂曰嘻嗟乎吾過矣。子曰然則子之爲是

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知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之困而



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夫微矣幾矣，不睹不聞之中，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為問，予領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吾早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為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心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

知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  
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  
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  
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知而  
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  
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  
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  
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伯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旣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  
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  
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  
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  
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  
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  
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  
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  
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  
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

通

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

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予乎傳之於其

知  
矣

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親

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踈。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一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

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前。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傲。必不能孝。為弟而

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擗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温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旣久先橫不信之心

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借計北上不得又從於此吾雖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因以得

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合已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甚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

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甲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為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悌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載於道路，死徒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

扶持，烏有老耄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為狂，或喪心詆笑，些怒予



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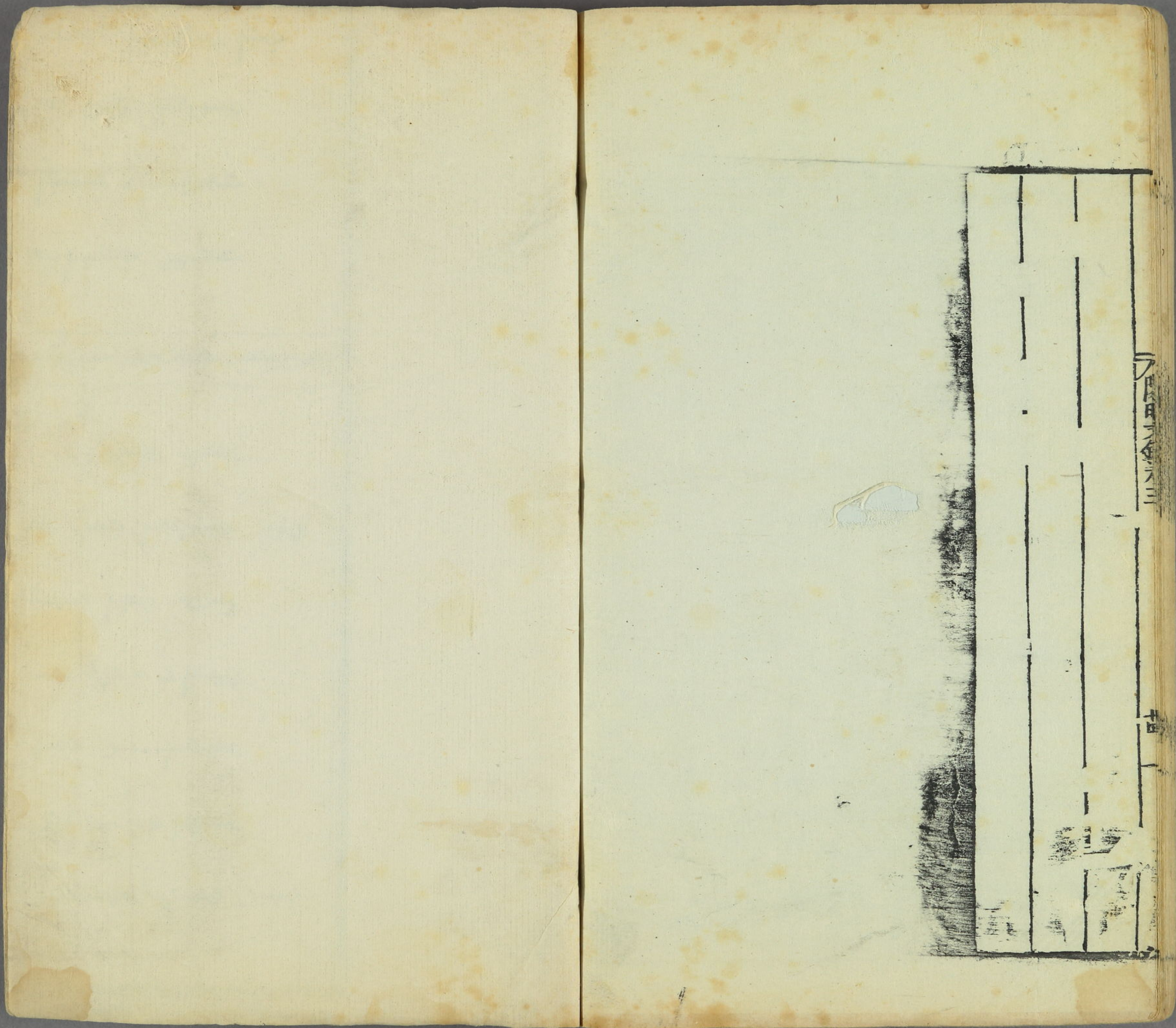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

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隄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廼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

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天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  
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  
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  
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  
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  
其父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  
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  
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  
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  
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

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  
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  
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  
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  
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  
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右二月  
望日書夢星卷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方  
明  
金  
三

十  
四

